

投诉 HK Deep Learning 群组踢人

甄景贤 (King-Yin Yan)

General.Intelligence@Gmail.com

November 9, 2017

Abstract. 在

0 Introduction

这件事表面上似乎不是种族歧视，但我想打个比喻：有个画家上下倒转来画人像，当他完成之后，将画布倒转过来，所有观众立刻辨认出那是人像，而且是那人像是李小龙，unmistakably。而我现在提出的这个 case，我觉得如果用了某个 non-obvious 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case 明显是种族歧视，而并不是牵强的，只不过这个视角是 non-obvious。

在这件事中我（基本上）没有做错，但我被踢了出群组，蒙受损失，而这个决定是 Joseph 做的。他踢我出群组的原因是因为我学习了外国的技术，而且比他早，他稍为落后，而这一点令他不满意。然而，外国人也是人，他们比香港 / 中国进步，这一点所有香港人，包括 Joseph，都必需接受，whether willing or unwilling。而 Joseph 在他的群组经常分享和赞同外国最新的研究成果。甚至他自己也说他喜欢积极地学习。他踢我出群组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我努力的成果，因为他似乎觉得所有香港人都应该「在同一起跑线上」。但问题是他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，我只是做了我一直以来比较有专长的方向；在香港进步的过程中，必然有些人较先进，有些人较落后，但他不容纳我比其他香港人较进步。另一个比喻：同样是女人，但当一个女人做了高级行政人员之后她就被革职，这性别歧视是成立的。

1 关于投诉人甄景贤

(1) abc

2 关于被告 Joseph Cheng

2.1. 我在 2011 年 11 月认识 Joseph，当时是在创业活动“Startup Weekend”中的同一团队，当时我问 Joseph 他的技术背景，发现他原来没有上大学，他职业是自己开公司帮人写网页，而他当时连 recursion 是什么都不知道（那是电算机科学中的基本原理，本科生都应该懂的），也不懂得微积分；我当时的反应是有点失望，觉得香港的技术人才水平不够高。然而，到了 2017 年，我亲眼目睹 Joseph 已经变成了香港 deep learning（即「深度学习」，人工智能中现时最火的技术）方面的一个专家，对于他的进步我觉得很欣喜，同时我察觉到 Joseph 这个人很聪明。

2.2. From 2012 May - 2014, 我曾经雇用 Joseph 写一些 AI 程式, 同时我有教 Joseph 一些 AI 方面的知识。这时 Joseph 开始对 AI 感到很有兴趣。我一直把 Joseph 当作研发的合作夥伴。

2.3. 我在 2012 年开始, 组织了 HK "Machine Learners" 群组, 交流人工智能方面的学术, 并且租用某些场地做研讨会, 大约做了 1-2 年时间, 但反应不热烈 (可能是数学方面比较高深)。后来 Joseph 在 2017 年开设类似群组, 我为了不和他「抢人流」, 所以没有提出反对, 而是加入了他们的群组。

3 对精神病的歧视

3.1. 我曾因精神病住院 在 2009 年底, 我因为和家人吵架, 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进了 (政府的) 精神病院, 经医生们诊断后, 认为我有精神分裂症, 被强制住院 3 星期, 之后出院, 在家疗养及吃药、定期覆诊, 大约一年后停药。

3.2. 覆诊时, 精神科医生向我表示我有权申请香港政府给残疾人士的福利, 但我觉得自己仍有能力赚钱和照顾自己, 所以没有申请, 但在政府的医疗记录上有关於我的精神病纪录。

3.3. 我的精神病成因 其实我的精神病问题是 paranoia (被害妄想症), 亦即我经常怀疑别人在监视我, 令我情绪上很困扰。但我自己亦意识到这个 paranoia 可能并不实际存在, 所以只是一种 怀疑。例如某些男人会病态地怀疑自己的妻子不贞, 但如果那人的妻子是比较风骚的话, 则这种怀疑亦未必算是病态的, 甚至那妻子的不忠可能是真的。这一点很重要, 因为严格来说, 我平日的表现没有不合常理的行为, 只是内心很不快乐, 但这个「病」并没有太大地影响我的日常工作。精神科医生亦对我说, 我在同类的病人中是有较高的 cognitive function。覆诊期间, 我在某国际人工智能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 覆诊医生觉得我在生活上大有进步。

3.4. 我写了一本关于自己精神病经历的书 自 2013 Sept 开始, 我在网上发表《妄想症》一书, 内容大致上有几点:

3.4.1. 描述我在美国留学后开始有 paranoia 的经过

3.4.2. 我对我的美国堂妹迷恋但遭拒绝的经过; in particular, 我在 1990's 年代末, 结识美国堂妹, 对她在文化上的优越感, 我觉得很羡慕又妒忌。后来被拒绝之后我感到恼羞成怒, 几乎想杀了她报复,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极端的愤怒情绪。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点, 是因为我发觉很多香港人接触到美国文化中的进步思想, 都会产生不适应的情况, 而对那些已经 Westernize 的人产生极度怨恨, 包括 Joseph 都是属于这一情况, 所以这点是有关的。

4 对香港人的歧视